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一百十二至一百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吳錫綵

西河集卷一百十二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事狀

嚴貞女狀

嚴貞女者上舍嚴君長發女也許嫁同學柴君欽研子

際洛為婦而際洛壬貞女年十五聞訃陰却繡綺朱碧

衣而以縞縄束其髮父母初恐之未之問也越一年俞

氏來請婚父許之先是貞女却衣時減食卧牀咯喉血居常喜竊繙父書針黹小暇即與女弟奕至是屏去且與同居嬸氏沈道從一之志嬸氏累勸之乃聞俞氏請僵卧不肯起父大怒詰卧訶曰未嫁而守志禮乎且曰審爾吾當立譴汝至柴氏門貞女聞語據牀起請行父復揶揄之時七月天大熱貞女乃屏食出絮被蒙面使汗竭得就死法母見而憐之請以次女應俞聘父不許

陳夫人者鄒明府端木之妻貞女之祖姑也謂貞女曰

女子從一謂夫已嫁夫而從夫者也世無女在家而語從一者夫夫之未從一于何有貞女曰不然未嫁之夫即已嫁之夫無二夫也無二則一矣夫在家與出嫁雖不同而守志則一兒以為守一之志當從許嫁之日始夫彼固求之此則許之成言不違何謂非從故使許嫁而非夫也則已許嫁而夫則兒方恨許嫁之不幸有二而夫人謂一夫之未從兒不解也陳夫人無以難時嬸氏在坐泣而曰吾亦寡婦也為嚴氏守志已二十年豈

不樂成汝志哉顧我有嗣子可恃子安恃耶且何必死也貞女曰歸柴則所恃在柴在家則所恃在家何謂無恃且孀氏視兒豈顧死者哉夫亦有迫之者而非得已也時聞之者悉流涕越數日貞女惝然曰吾不死矣以吾處重緆之中一日不再浴即形穢死則更穢矣吾不可以穢自處遽起彊食家人咸相慶謂其有變志也越三月復不食父母屢喻之不聽康熙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咯血死死之日告其母曰兒年已十六當有訃

顧訃稱柴氏婦耶則彰父過也稱俞耶非兒志也勿訃便弟兒志未明即死必告柴氏使知兒之死有為也既而父猶豫貞女既已瞑復瞪目曰父憐我必告柴氏否則吾死不瞑矣父曰諾遂瞑太史氏曰予乞病會城所僦仁和縣祖廟巷傍與貞女居近故知貞女事最詳而特為之狀方予在館時曾修明史闕題作孟貞女傳孟之夫蔣文旭者以童年為明高帝朝監察御史因言事賜死而未婚也孟守志不嫁其事在洪武二十九年而

宣宗朝特旌之時同官張烈者儒者也謂貞女非是不當傳獨不聞先儒之為戒者乎有云未嫁而守志與淫失同夫守志善行也縱未嫁亦何至等之淫失夫亦以學貴明理當未嫁則不成為夫不成為夫而為之守與非夫等蓋惟恐世之好為畸行而故為甚詞以杜其後也予曰否否夫天倫有五而人合者三謂君臣朋友與夫婦也然而不成為君臣者為君死而世未嘗以為奸不成為朋友者為友死而世不敢以為僻何則貞淫不

兩立矣故王蠋不仕齊而死齊謂之忠臣龔勝不仕漢而死漢謂之義士張元節與孔文舉未嘗為友也而文舉藏元節而幾為之死謂之良友若夫婦許嫁則名定矣定名則與臣之未仕朋友之未交者迥不同矣乃以未仕之臣盡臣道而不為奸未交之友盡友道而不為僻獨此明明夫婦正名定分既已許嫁之為婦而反謂不成為夫許嫁之婦既已恪守婦志而反謂未嫁守節等之淫失是何儒者之好誣善喜刻酷其不樂成人之

美一至于是時同官聞者皆稱快去今相距有年較之孟氏之事其在洪武至今者約三百餘載而僅此一見世鮮畸行其不煩垂戒之殷切可知也即未婚守志不列旌典其在宣德一舉行而繼此而沮獨行者不求奬更不藉禁令之杜絶抑可驗也獨此天理在人其説不著往往躬行君子逡巡未逮而閨中偶行之即文人學士老師宿儒講習有素亦不能暢擧其義而巾幗年少不數言而决之善哉貞女之答陳夫人之言也此天理

也此王者之教不絶于人世者也此聖學也此非畸行也吾故備述之以示後之言人倫者若夫孟貞女不死而貞女死則貞女亦自言之已

大理寺寺丞前兵科掌印給事中任君行狀

康熙三十一年十月一日原任大理寺寺丞任君卒于家距生故明天啟三年五月廿日年七十矣予與君同年生俗例年七十遇所生辰親朋擕酒榼相餽謂之賀壽君久厭俗例避不納且囑予踵其事予方避賀誾會

同邑周先生為予同館前進以通政使司通政使死受朝祭予歸渡作行擯便過君而君已病瘧五日坐起握予手于牀備訊予行禮狀言詞忼慨據案接敂核一如常時又五日而訃音至承重縈登等擗踊哭拜使西渡乞狀謂登等昏迷不能出一言且棘遽無記憶即記憶亦不具先生先大夫良友同生同里閈同學同官于朝又同時歸田其知先大夫莫先生若也古有狀以良友者先生忍不出一言為先大夫狀予聞之哭于寓亭遂

索筆拭泪稍述其槪君諱辰旦行四字待庵世居蕭山東門外近祖元禮當元明之際豁達有大志嘗破產任俠結天下豪士天下豪士爭歸之會青田劉基以行軍叅謀受浙江行省左丞鐵里帖木爾之聘征海喪師乃奉其母逋蕭山而自投劾去遂與元禮訂刎頸交一時名賢隱以舍養來從游者如東陽王褘河東張翥西江揭傒斯東嘉高明臨川危太樸皆前後相過及高帝龍興始幡然退耕于野辭諸路辟召散其財以濟難民難民稱之爲長者任氏

長者任氏几八傳而君生君父贈公生四子君其長也幼慧與予並總羈就里門學學師令角讀出漢賈生治安疏讀之各五過各不誤一字中書舍人王先吉舉人韓其昌嘗偕君與予同受書于予伯兄仁和教諭東壺公公每坐講必左右視曰此四傑也會國變江東民徒合方馬軍抗王師君族人有封爵于軍者與予家保定伯合武寧侯王君軍西陵君嘗與予詣行間覘事必敗去之君父贈公已破産從西陵歸貧且死而君竄馬谷與予所匿坑

相近顧道梗不能從賴

王師東渡得歸里乃從故明諸生籍應試順治丁酉以第四人舉于鄉先是君母韓太君以君封孺人待贈安人者吉安推官韓公女也君以外氏籍名韓爍附紹興學至是以韓爍名謁公車門值

朝議改八比取士易策論丁未會試以策論中式

殿試成進士遂奉

旨復姓改今名授江南松江府上海縣知縣上海故難

治户甲十萬歲所入田丁租稅不下四十萬而漕復半之民田産木棉不給漕粟每賣棉買粟以填漕舟其在冬及春凡四閱月棉粳未釋土而漕舟二百餘遮浦而下其帖追簿比如疊浪之發而君調以意不緩不迫絶追比諸費加以咻噢民雖苦輸將而不至于困值新令撤海濵防軍慮軍發時必乘間剽民財君密請將軍預懷令符之趲行者故邀軍主飲請展其期次日忽下令促之行且盛具牛酒以勞前軍軍乃据鐎釜帳棧及馬

匹械仗不給毋敢遷延他顧者吳淞江者禹貢三江之一也受具區之水而下注于海閼則溢涌多水患前此中丞馬君行省慕君以疏濬入請而可之且復建牐于黄龍浦口以啟以閉而牐成而圯屢矣君力任修築謀于邑之曉事者皆云修必盛冬伺水稍卑減急築兩塘扉其中乾之然後量楗石而加累埰焉然而用䈕若干用木石若干欄之為塘然後用牛車若干桔槔若干夫領夫役若干既稟若干伍伯督視與差押監課若干然

且沍寒無幾時春水將至儻度牘不就則前工盡隳從來建牐其坐糜金錢而率無成以是也君乃倣浙之為梁者命匠先範石于陸第其甲乙北壯之而以次入水然後募善泅者暗理石而累埰其中一如陸地所範者短長合榘不築塘不戽水不下籍楗傍作劖柱而上覆之以横梁且壘石作埂鱗布牐下如堦級然廣左右護堤而約束就牐使水無横溢而又善下其經畫若此君初到日以廉稱身衣木棉履疏履棧馬不食豆日買水

二百錢屋腐不葺臺使嘉其廉將薦之至是服其多才
能且富經術會
天子右文設制科招天下有學之士使彙送于公車門
擇俟
親試名為博學鴻儒科臺使以君薦入京
賜宴于體仁閣下呈卷而忽以數限復故官臺使乃特
破例請謂是官清廉有治行徒以藴松多逋賦例不令
薦則是劇縣無遷官矣夫循例而薦者庸人也破常格

而使進用者良吏也臣竊謂逋賦可償良吏不可失疏入
上遽可其請不後例乃命取召以科員用康熙癸亥補授工科給事中當是時君深感
聖恩思竭蹶報稱而無所恃意者身為言官惟盡其言職即足當矢効之地乃連上五疏言過急切
上嘉其梗直優容之大抵君以廉進本破格而君謂奬廉者當用為例又身苦繁賦親見蕪松租額溢于他郡

思欲為比較使江南諸郡地力户口勢相仿者稍為均一又當為縣時苦軍興之費無可設法遂謂設法非長策其云核康貪酌賦則籌經費皆其平時所欲告而勢不能者會

天子神聖功成治定念四海遼濶撫字者幾三十年而不一周知其地則綏要四訖何自通浹因用廷臣言先省南服而不設掌較不具庖壘不辦宮城梐枑及壇壝禮覲儀仗不譙訶民衆此真王通所云虞舜一歲巡五

岳而國不費民不勞者予時備史職因撰司賔答問辭一破俗儒拘牽之見而君過忠愛有所指陳于

上前

上復容之既遷兵科掌印給事中會甲子賔典

欽點湖廣正主考得解士宋如辰等六十三人先是君任上海時值丁巳鄉試司使辟君為房官其所拔解若今省中劉國黻等皆名士至主文亦如之丙寅內轉改授大理寺寺丞方謀省覲而太夫人遽謝世遂奔喪歸

湖撫張君以事敗其為副使時曾分守吾浙有能名故當廷推詢保薦于諸卿間而君應曰善至是以牽誤落籍嘗讀君疏有請酌裁兵利弊者其略謂兵冗奉裁得以核實數而杜虛糜載戢載櫜豈不甚善然而裁不盡散散不盡揷皆足為害夫逍遥河上固屬可虞乃以游手之人而一旦使失其職饑寒切膚務為攻剽此其所係匪細事也向者屯田汝蔡既有成說今拋荒之土所在都有請查官兵若有裁而未散散而未揷者著督撫

察明檄行有司撥給荒田資以牛種俾之耕墾三年以後償還所給六年起科賣刀買犢皆為良農不兩利乎又有請酌藩司護印者其略謂督撫均封疆重臣其體統同故督撫員闕可互相護印若有撫無督其應用何官署理須奉

旨定奪以明鄭重近巡撫偶闕藩司遽自取印符升堂排闥甚非禮也夫藩司雖應陞巡撫之官然不得陞本省巡撫者所以防其彌縫任内事也其所管錢糧及諸

要事體平時皆申詳廵撫方得施行今一旦綰廵撫之篆申詳之官即允詳之官可乎且藩司與屬吏較為親切因緣甚便萬一乘勢市恩與逞威脅衆將行私叢弊無所不至矣今竊計各省惟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四處無總督耳其有總督者雖道里遼遠不難兼攝若山東河南或照前部議令總河帶管至直隸山西則現有長蘆河東御史可權宜也其經畫明哲且諳于大體如此君性孝友而峻于遇物不屑屑言貌其視親串情甚摯

而外近落落且有不假以色者以故愛者多即嫉者亦不少少以文名自通籍後即殫思吏治不暇及即偶及之亦棄去所著詩文有介和堂集各一卷君嘗入東華執予手曰予與王内使及君四人同受書于東壺先生之門三人皆通籍而韓君亦領解此盛事也今韓君先死内史猶家食惟予與君各登朝而予主封駁君以善文職詞翰可謂相副然兩君何如矣予嘗聞其言傷之今予年七十内史王君亦厭世

即予邑京朝官一時共事惟君與周先生三人而兩年之間兩人皆先我而逝獨煢煢一老猶黯然搦筆而為之狀悲可知已君父某以贈如君官母韓太君封孺人初娶蔡繼丁即予友大聲君女也大聲與君為忘年交既而愛其才妻之以女曰樂廣衞玠未嘗非友也子六衡華恒岱嵡海華嫡早卒以其子榮登承重即拜使乞予狀者孫六長即榮登次禴介和癸寰女二女孫七諸所娶所嫁所聘所許嫁皆名族

西河集卷一百十二

西河集卷一百十三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事狀

德州文學李先生狀

先生諱潤字靜嵐德州衛李氏父監臬公為郎時以儀部督少府行錢生先生京師先生生有異禀受書不再過目兼行下顧兒昔五歳始行地追就外傅誦不得過

午過午輒肌熱家人子為日程寅往卯退終一日之誦而同學之聚誦者終六時皆不之及然亦終不能日往會監臬公督清江船政歸里復入都留先生于家既而以諸道使之廣西家人不能隨則復留先生武昌先生既善疾且又以隨養故往復道路雖與凡編修公年上下相逐同硯究未殫于學顧且試輒高等子食廩每舉必應有司薦而卒以他故舍去康熙乙卯凡編修公領鄉薦第一先生書義皆完好人之見之者咨嗟賞嘆謂

此行伯仲必並濟而復以失黙不令謄卷入先生乃慨然拊其首曰吾知命矣于是究黄符之術呼噏沆瀣嘗視凡京師歸語人曰年來析性命之旨頗得其要始知七還九轉茹芝餐醴之事非虛語也顧時不我與而老冉冉將至矣謂之何哉先是先生就試時從武昌還歸雖善疾然思殫于學散書一室閴然若無人者人隅軒檽聽少頃度一紙詟然而嚮而既而仍寂其勤如此顧其所旁及凡揲蓍數草推歷算步以及姑布子卿公乘

陽慶之學無不畢備嘗以方書療家人疾立效會太夫人病下痢先生侍湯藥謂必以梅諸治之羣醫不可既而病劇先生䕶藥時覓諸藏袖間暗投之果愈先生性警敏而意甚容暇東地震家人爭竄走先生堅坐曰將安之乎書室不戒火先生從容率家人運書運畢整衣冠而出十歲時與凡編修君隨父監臬公于郊晝晦雷發聲家人恐雨至促亟行望村而避先生獨否曰徐之晝雷鬱律不成雨縱雨不必久況未雨耶既而果然先

生以癸亥五月年三十七卒卒之明年甲子而其兄編修君屬予為狀編修君諱濤字紫瀾予同館前輩也嘗謂予言先生孝且友五歲時監臯公以繕部提督兩窑居琉璃廠官署而編修君疹疾發懼傳染不令見也先生日尋兄哭泣不食不得已見之時編修君痂未雪瘢者滿頰不可識先生對之挽其頸號啕在旁觀之者至不能仰及編修君官京師先生隔歲必詣兄留十日去癸亥夏將復來忽意不自樂揲蓍得蹇困以為不吉遽

止而逾月而卒卒之日編修君在京夜夢右臂折醒而臂痛而既而訃至其友愛相感如此先生席累世外臺之後以州牧編修兩君爲之兄而身抱奇器獨不得少展其志以上承先業誠爲可哀而編修君于卒服之後歲月已移尚恐其弟之不得嬗後而哀思涕洟彷徨躑躅以向夫同館之後進而爲之狀之嗟乎此其兄弟何如已

臨海葉贈君狀

贈君諱維藩字价叔别號翰生浙之臨海人也讀書尚
躬行自齠歲為藝文立作數千言觀者器之而贈君志
冲然以為為學不當徒藉藉作進取計時母陳太君弟
寒山公間亦授贈君舉子文恠贈君志如此嘗以問贈
君贈君曰曾吾舅氏而亦以科名重耶寒山愕然既而
贈君同硯有周大參者與贈君中外兄弟共為文詘然
讓贈君及大參成進士謂贈君曰吾文不及君然讀書
事幸已畢君將如何贈君曰吾讀書而已以視子則進

取巳畢讀書事正未畢也贈君志高而善下刻意謙退終其身未嘗見喜慍色其庭訓諸子未嘗不嚴而出之以和遇人無少長稱巳必名與人行肩而不併有來者却立讓之過其冲懷偉度為學者所橅范而每臨大事遘大節斷斷不苟嘗講學里門紹其曾王父孝廉公理學之傳以躬行為本手註孝經大學二書穿弗通析有裨實踐學者宗之乃創修方正學祠買食田廿畝作春秋二祀費復建義學養四方來學者而請知名士五六

人為之講解不足仍買食田繼之崇禎之末寒山公以大宗伯蹈海死贈君哀之為不食未幾亦死贈君曰吾弟行吾事而已家所傳仕譜後有繼者吾能禁子姓之必吾若哉先是贈君之父典膳公仕楚府久贈君念身已長大不能親饋食躡革走三千里覲典膳公會典膳公方思歸贈君流涕作啟事奏王請假王許之當是時贈君以少年為文章動王父子陽陽然扶侍歸里人以為孝至是贈君之子州牧君以其官上之贈君順治十

四年貤贈湖廣安陸府潛江縣知縣康熙六年又貤贈湖廣直隸郴州知州二十一年提學使劉君分巡張君台州府知府鮑君輩合詞請先生從祀膠宫而贈君之孫别駕君由廬江任賫表來京請為之狀狀之者曰予與贈君之子州牧君游嘆其學問淵粹著書等其身為詩且能追三唐間而令給諫前潛江令黄濬王君嘗為余言州牧君治潛江事知贈君後人皆嘗躬行非僅文章之士也别駕年少其治廬江即不减州牧而父子共

揚駿烈以廣錫類古所稱孝子不匱者以是與贈君不求聞達而其子姓以善繼繼之必謂軒冕非贈君志不可吾故為之狀而反稱之曰贈君嗟乎可觀已

柴徵君墓狀

君諱紹炳字虎臣前朝侍御史醴泉公孫也父洞山公以恩貢授福建莆田縣學教諭故事教諭子許隨任赴試君垂髫于崇禎癸酉赴莆田縣試取第一府試再第一已入學籍為諸生會任滿福建督學使特移牒改歸

仁和而仁和不受時浙學使方試仁和君已更名試恐不得當兼以他名試錢塘案發兩第一乃棄錢塘名而就仁和為仁和生入

國朝君集同社生更相砥礪其社名登樓君與陸行人兄弟主之方行人通籍時君為序其文各以氣節相矜高至是行人赴水死君欲應漳浦黃宗伯檄名不得乃屛居南屛以理學經術授生徒不入城嘗以哭父過自嘆曰禮有卒哭謂不設行哭禮耳豈制其涕泪耶又曰

士不入朝者親閈闠也其不歷城市者以應輿墳墓親
也吾安親矣乃時過墓林徘徊哭泣以爲常里中兒有
避父杖出巳者君過而止之曰父杖將焉逃還自指曰
是雖欲乞一父杖其可得哉言未已而泣乃爲遊子遇
孤兒行以勸之其人幡然歸卒改悔爲孝子云海寧吳
太常山陰劉掌憲漳浦王宗伯華亭陳黃門皆東林君
子千里馳書請爲友君嘗慨然謂明巳寡實學大率通
籍致身並以八比爲惑溺即究心章句喋喋談性命何

益遂于理講外更肆力于象緯輿地律歴禮制農田水庸以及戎兵賦役之事與及門子弟共相砥礪曰毋使後世襲經生空言徒誤人國也時東西各郡尚社事每立社必推君為首君謝之去顧伉直不婾遇有不避必力折其非陳際叔者同社友也嘗于高會間辨論人物或過為矯異變黑白際叔面叱之其人驚顧曰是必柴先生也起逸去公渺于軀幹行步涼涼而氣沛然不可禦有大吏欲致公附己不得忽遇君淨寺或指之其人

訝曰若是其小乎君聞之笑曰欲令其附己則方若其
鉅何言小也君家無長物四方名公卿遇有餽餉悉麾
去不受嘗卧南屏山有偷兒入其室君覺其為鄰人也
嘿勿言既而搜掊及卧被除曰獨不能留此為我禦寒
耶偷兒始驚拜牀下君備慰之且勸其自新乃檢枕中
錢百枚及案前銅器一二具使持出其人泣受去康熈
二十年西南再闢下
詔舉山林隱逸之士巡撫范君屏車騎到門者再君力

辭之且請雕其所著書不許先是君贍古今學自九經諸史以及秦漢魏晉六朝諸家文不及唐以後故其所著書亦往往以秦漢六朝為指歸而宋元以後不及焉時同社吳君錦雯丁君飛濤張君用霖孫君宇台陸君麗京陳君際叔皆以古文詞名世而君為倡始自前朝啟禎以迄今順康之間别有體裁為遠近所稱名西泠體故終君之世不敢以宋元詩文入西泠界者君之力也君所著有翼望山人集二十卷青鳳軒詩十卷白石

軒雜稿四卷經史通考十二卷柴氏古韻通八卷省過
記年錄二卷家誡四卷家傳二卷明理論二卷及卒督
學使春坊王君敕令有司迎木主崇祀學宮越數年塟
于南屏花家圩之陽督學使春坊周君題其墓曰崇祀
理學名儒柴先生墓又越數年孝子世堂世臺因修家
乘成請予為狀狀曰崇禎之末嘗見君于陸行人坐間
意氣忼慷縱談天下事娓娓可聽不減王景畧披褐捫
蝨見桓温時暨予避人歸相逢湖濱除道故舊外形神

索莫執手無一言抑何瘁也君嘗寓所知曰近惟著一裘垂幕擁火此身如寒氷祗覺牆東皆附熱地傷哉當崇祀時既為五君崇祀記乃復為此狀以孝子幼孤未嘗狀也孝子善繼志有文章名

施母王孺人墓狀

禮佳婦不通私假又曰不假亦不與此言授室以前男女別嫌之一節耳若古者中外婣邺則九夫共井原有同巷相從之誼所以通貧富而合習俗况緩急賙助尤

主饋者所有事乎施母王孺人以望族之子歸于清門當時積著未彰守中人恒産作田氏分荆而不足者自孺人歸後家稍起會崇禎辛巳綏賊亂天下陰陽流留浙東西旱蝗溝中之僵仆者日以百計孺人解奩具發蓋藏勸君子行惠散錢設粥鄉里全活無僕數既而疫作人責施無已力竭無所繼孺人咨嗟曰為德不卒古所戒也減膳節費盡括其所居掩骼埋胔間有可療者則合藥以起之在昔青臺之築自擅其利徒以涪陵丹

穴起家不訾世亦遂相與傳之以為用財自衛不見侵犯將以抗萬乘而顯天下而况推其所有公以與物救甾而邺患雖至艱窘無所恡此鄭僑之所難而端木之所歉者而孺人優致之可不謂賢焉令孺人之子以藝文著矣義方之訓勵之于早因得以文學而肄成均作明廷之獻授以監郡其子姓之知書者復相繼以起古之所謂擴其閈閎以待夫高車之來其是謂與若夫姻婭之相邺羣從之相賙其為給嫁娶而養孤惸固時時

有之不足夸也孺人舊居在錢江之濵鄉人感德者至
比之家媪朝夕問訊相慰勞及其後而兵革屢興播遷
者再矣入
本朝之後郊市安堵甫得還舊居而三藩弄兵居復丁
甌閩之衝仍徙之在城而久而屋壊孺人意不樂甞曰
不見門栁下坐羣兒意錢比之夢寐入金臺雖廣厦何
益而鄉人之思孺人者每過門必左顧頹屋重以不見
我母為唧唧監郡乃復購土木大修故居迎母還居之

與鄉人慰勞問訊者又十年而後母以八十卒康熙二十八年已巳秋八月將塟母某阡而乞狀以謝親知之迎殯者狀如右

敕贈文林郎益園沈君遺事狀

贈君長于予二歲順治三年

王師征海者閭左括民徒為夫有儈家子誤罹旗人應夫去得罷粥產以贖予以通家故為挾劵導地彊贈君授值而贈君應之既而其家謀益值寫言估產訟之官

贈君乃益所值金并出劵左右摽之告其家人曰以爲
佔耶則請取劵去請益耶取金去何速訟爲其家乃大
慙領金而謝一時聞者多賢之當是時贈君長八尺鬑
鬑下垂日能行百里顧子孱然而慰之曰君神癯骨清
當饗大年所歉于予者他日相逢在道閒君扶藜我拄
肘耳于君何如予曰有是乎及予出游三十年不相聞
康熙辛酉贈君之子舉于鄉值贈君六十同里所親者
皆爲贈君慶謂稱觴續食兩喜相輻輳而予以官京師

不及賀寄之以詩暨乙丑鏁院予忝預考事及發卷而首予郡者君猶子也繼之者君子也兄弟喜同榜而唱榜之夕每呼名主房者必嚮同郡者而問其生平時兩呼予郡名兩相問知為一氏子則滿堂稱快去而予則益因所答而倍念贈君之為人逮予歸鄉里值贈君杖國之歲已七十矣予尚挂肘行而贈君肅揖拜跪不藉扶掖顧盼卓犖如平時予祝而笑之乃相距四歲而贈君以微疾逝時丙子六月距生時天啟辛酉年七十有

六越一年其子由四川屏山縣知縣歸治喪已著有行略而復以予言可徵將以其言徵世之為銘誄者因于丁丑之夏緇衰到門向七十有五之老人而屬為之狀夫狀則行略已具矣今所狀者遺事耳特予前一年于病隙之際已自為墓文將以辭世而家人勸之雖刻其文不令行今又遲一年而復為長子二年者為之文愁不自安雖然猶愈于少于予而文焉者矣予嘗謂今人不及古而勝古者三古祭不及祧而今則四親以上同

堂共祀于禮為黷贈君曰吾寧為其黷者古一姓而分數氏一氏而分數族族愈煩則分愈遠而今則上聯遥胄下通疏屬不無太濫乃贈君修譜偕族兄度支員外名振豪者統宗而合族自晉唐至今異地散處者纖悉不漏曰吾寧為其濫者古父子異宫兄弟遠房室故緦麻之服不及五世至六世而親服俱絶而今則兩世共財三世公爨甚至七世九世十八世猶然同居而合處謂之畸行亦謂之異節而贈君與兩弟公財共居垂老

不分爨曰吾寧為其畸且異者夫祀遠孝也惇宗者睦也兄弟不忍分友也孝友因睦至德何加焉世見贈君不自愛刻于自奉食監門而衣轝褐攜持戴負每以是為贈君恡嘗過界塘矣界塘故坎險舟車難通而贈君梁之界塘故踈僻萑苻多出入挾挺刃以厄行路而贈君為築亭設樣募僧人施飲而防之守之至今呼其橋曰益秀橋其道傍之庵曰益秀庵益秀者贈君之字也夫嗇以視己而厚以待物益秀有惠蹟恡何害已贈君

諱以庠字秀之别字益園世居蕭山長巷里有宋熙寧間兵曹公某以父子兄弟顯于時擇慈孤山傍而家之入明而侍御公某伯仲聯解以甲乙遞嬗者凡九世贈君生遭

盛世安居草茅以積著自喜長子士本由乙丑進士授四川屏山縣知縣次子士瀾邑庠生行略曰屏之民有聞訃奔哭填門擁巷如失慈母者旬餘又曰屏邑士民無遠近老幼皇皇總總而趨赴者無不相望而哭夫屏

之民何與于贈君而哭之如是以為贈君喪則贈君之子將去此也然則贈君之教子又何如哉例哀詞銘誄皆有韻語惟狀以質故省之且以俟世之銘之者

温節婦墓狀

烏程温鄰翼以文章名示予家傳三一徽州府推官死義寶忠公一相國文忠公一節婦也節婦事早傳人間有傳五序二紀略一書後一大抵皆生時所為豫誌之以待旌者而今已却世復出節婦所自為示兒文一篇

詩詞若干首并孤子所為狀請傳于予曰予安能傳哉節婦事諸傳已悉且他日者必更有國史為之傳之予在籍日久固不當為史傳若家傳又非吾事獨狀云事尚有不能言者非不知也夫亦以知之而仍難言者固就其所言重言之以當誌墓曰墓狀按節婦温氏大學士太傅公母弟刑部郎中幼真公子貢士梅士第四女也温氏與沈氏世為婚姻沈工部侍郎端靖公子刑部尚書何山公為大學士文定公母弟其子舉人文五亦

以第四子文然聘節婦為妻然未娶也順治十四年鄉試榜發文然凡始然名在榜中有謠諑者羅織諸名籍指為請託懐蠹之徒搆蜚語洶洶四起先是文然伯兄重熈已早登賢書而怨家𨥆之將投以所隙而無自也沈氏以世濟之故貲産𡚁大怨者與忌者交伺成釁伏其名于江寧之逆案閒至是籍捕謂通逆法當死家口財産入縣官當是時文然名已填册去查律凡弟過房者不坐文然少曾過其伯氏都御史彦威公房得儌免

而科場情重南北搆獄市朝堂議者皆執法遂奉
特旨兄弟連坐戍塞外雖過房不免時文然年十六收
之繫按察司獄或謂梅士曰君女幸未嫁猶可謝也梅
士曰不然歸謂室人韋氏曰不幸婿當遠離吾女雖未
嫁然許之矣他日將更嫁之乎抑守耶曰豈有吾女宜
更嫁者且庸詎知去者之不復還也守之曰雖然未嫁
而守之無名且何以繫其心吾欲先嫁之而後守之特
時不久留如何曰譬之甫成婚而夫驟亡無如何也今

遠離等耳果能婚之則雖婚一日猶愈于已矣寧訃久暫焉曰何哉能如是乎雖然後將無悔與曰後亦何悔祇今不能出諸獄可奈何曰吾當匄諸官呼節婦出告故節婦號咷無一言遂愬其情于按察司使錢君朝鼎許之立遣伍伯押出獄就婚于温是日轎至門親戚遠近咸來觀越七日返獄會差官到湖察財産家口冊籍不得清發遣無期乃復乘在獄時匄之官月或一出或再出自順治十五年三月至康熈二年四月凡四年生

女一其一尚在腹未生也及文然解京而生一男越明年出闕發尚陽堡又明年文然卒是為康熙四年五月八日又明年訃至先是籍入時晨溪大姓將乘隙計奪其雙林絹庄而土豪蠆集無賴子弟坌坌興謂欺匿官物有王式者擊登聞不可遂告通政司咨行浙撫遣杭嚴兩刑官清查隱漏易冊者九換審官者八更番比駁者三十有六前此承問多降革詞連温氏梅士解京師賴親王庭鞫知其冤王式伏誅然而兩家髓竭矣然且

胥役塘保日催索各費并徵
皇祖自順治十六年至康熙八年共十年並科該米九百八十餘石而節婦手無一錢符牒一出鷹搏虎噬之隷咆哮到門輙魂喪膽裂幾欲自裁而孤子牽衣手執裙刀不能下予少丁亂離既而踉蹌走四方見世家右族流離顛沛不一矣彼盛衰之數相為倚伏沈氏當極盛三公九列珠玉錦繡甲湖郡而適逢其衰溫氏雖地大與埒而未向衰殘向使梅士稍依回其慘烈之禍可

以不及而危牆將傾以袒膊當之吾讀節婦狀而痛其所遭之不良也夫死節死烈所在都有而守節之慘則莫有過于此者吾故略其節不論而獨申言其苦阨如此若夫年老歸田畏聞畸行身處太平三十年而復為此狀輟筆流涕悲夫節婦生于順治乙酉十二月一十五日卒于康熈丙子七月九日子一琬琬者完也節婦少慧甚梅士為之延里師陶君震孟者授之書故能為詩文特以多難不欲存梅士為之存七律四首七絶二

十四首詩餘十九首

西河集卷一百十三

西河集卷一百十四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事狀

奉天府府丞前禮科都給事中姜君行狀

君希轍浙之會稽人其先五世皆列卿明崇禎十五年君以國子舉北京鄉試弱冠祖禮部尚書故在朝父工部都水司員外以奉使張秋得罪君出之請室入

本朝舉人循例敕受職以杜規避除温州府學教授值瑞安縣闕攝縣事海寇大至舟尾高堞樓丈餘俯瞰而礮君募乞兒縻印牒于屨請府兵乘間殺而出大破賊衆于齊雲江順治九年遷直隷元城縣知縣畿北災五種不一熟饑民牽子婦就食日以萬計時八旗張逃人令甚嚴所至閉户雖僮仆不使傍櫊下君憐而收之察其雄非東音牝耳無環穴使大墾隰北荒地地闢而饑民以活顧縣多部件經時難理君决之如流水凡督使

及諸道營將公同視折以君當皆是君所受决皆不恨三省諸詞多有頗質元城者晳使嘗曰元城能吾欲覓元城一詞再訊之而不可得也因以尤異名為工科給事中會巤盜充斥探丸鳴鏑無虛日勢家陰相杖為賊囊橐前撫請庄頭廬兒槪行保甲未果至是發覺賊曹供義王家人買馬資賊而廂白旗丁為之因緣舉朝側目不敢問君獨抗言義王孫可望無横草功徒以去卑辱與潔來歸

本朝宜湔滌不暇尚敢收已命作關通貴盜之事至身為旗丁豈復應桀驁自居抵冒殊扞而剌奸簿理貽貽如是夫盜有根氐主者是也盜有黨羽憑藉者是也臣請破柱索義王家人及旗丁主子窮詰之以清盜本

上為下其奏飭部臣嚴議抵法聞者皆屏息嚙舌去時上屬官方以廉貪為殿最巧吏並公借罰鍰以濟其貪撟刑曲罰公行追比君曰是暮夜而白晝矣吾向吏元城未嘗入一贓錢也而公私厝費無所誤今何便至此

乃于題恤旱災時極言酷罰之弊謂年歲不登咎在貪吏貪吏營私尤在酷罰向者贖杖分别有力無力其所輕重不過銖兩之間耳撟虔之吏猶或畸重以峻入令者贖杖本輕鍰而倍五倍十不拘成數小不應而敲朴隨之是罰以省刑而反濟刑矣且其鍰未盡聞也近者直隸撫臣疏稱昌黎贓錢隱匿不報則其餘可知矣夫以大有之年需惟正之賦徵求稍急猶且痛剜肉而嗟補創況當水旱頻仍之後加之二麥不升之時鬻兒賣

婦尚餬口不給而加以重贖繼之敲朴民何以堪乃飭還前例永遵不改會西南方用兵舊給馬足有期限不及期而倒斃者有賠樁銀兩南方風土熱水縠不良易于顛仆加之征行之際汗血勞苦請大江以南槪減其半而征行之地盡蠲之然而軍需孔棘南贛撫臣報曲江始興兩縣知縣同時雉經廷臣皆相視咨嗟然莫敢言者君曰人誰不愛生況見為郎官已邀一命而輕生若此必有大不得已于此者夫大兵所集米豆草束槽

鏇鍋口自所必需然必先時傳檄使之豫備應用什器明開數目如一槽飼馬可容四足一鍋更番可煮擔豆十馬芻稈祇用一鏇本縣不足濟以他縣事訖交還不許隳壞至于水程舟楫陸程輦轎亭餐驛飯各有限度此外則一絲一粒無容需索否即坐主者以放縱之罪則供億雖艱何至絕吭而乃以前軍猝至之項措拄不及遂至捐債則其立法之不豫亦可見矣夫行兵不嚴責在督立法不豫責在撫二者必居一于是請咨察前

件并圖後効

上深是其言既轉兵科右給事中旋轉左無何轉禮科

先是諸王大臣立會計法凡錢糧完欠每項各限十分以定考成條件煩賾動輙羅網有司救過惴惴無數月留者君請總歸十分但以一歲之徵收綂完一歲之條件頭訖既清稽核亦便嗣此部計稍紓有司得久任不致輕去又恐查欠未定應停陞轉者或不經稽核分數與例符合而先咨停止始行稽核保無已停之官其拖

欠未及一分或已欠欠而即行補完或欠有公抵相應免議者而一經停止則部撫洛覆動越年歲雖不停已停過畢矣是必先查分數而後停陞轉至于完欠責成祇在藩司府州縣官于諸道無與嗣後稽核諸完欠不弁及諸道永以為例顧當時陞遷之法雖有一定第旌功奬能多有躐等如拏獲逃人開墾荒地漕糧報竣則不論俸滿即行躐陞君于遷兵科時力疏止之謂此三者皆臣子職守所應為之事倘歆滞不舉則自有罰以懲

其後而紀録不已又復加級前已驟遷後復踵躐此非國家勸賢意也夫此三者非有異能卓犖可以膺不次之陞者也徒以地當畿輔官近轉運逃人漕糧得以施設而推之他省即不能矣且國家縱乏人庸詎無勸農顯善敦禮興讓勤兵訓旅有什百踰于是者而皆未聞有凌躐之舉獨于此三事斤斤加意如倖進何又其時有以捐俸為紀録者君曰捐俸辭利紀録勉名固亦良吏所可為然而營俸外之金冒非分之級漁地斂民貨

進不已是紀録非旌賢捐俸亦獎貪也是豈
盛朝鼓厲之初心哉方是時
世祖章皇帝急于求治其于闢聰達明惟懼不盡而君
又公忠敢于論事雖骨鯁倜儻每優容之故嘗得以盡
其言前此太僕少卿吳允謙以叅政内陞君已劾其貪
列其贓私下部議法而山東兵備道陳德容由海寇歸
命降授今官而君復劾之謂駔儈穿窬不當使冒濫名
器為用人羞至是進君禮科都給事中復糾禮部巢雲

林及主考莊朝生科場掯詐諸事而淮倉主事熊焯榷
關病商特劾治之會
上以災異求言君連上六疏一時風采卓越無如君者
今天子登極君以禮臣職掌請謚號條典禮外謂天下
無事惟逋寇鄭逆以東海一隅游魂未褫遂使江浙閩
粵沿海郡縣所在戒嚴墮名城毀要害東南海壖貽累
無已是豈賊之必不可滅抑任事諸臣不勠力以馴致
此也夫海賊之衆不抵東海一郡縣也其揚帆得意不

過乘風汛之便逞剽竊之技者也彼其寄身命藏妻孥者獨厦門區區一中左耳夫中左之距漳泉海而不過二十餘里何難多置艨艟相機進勦直入鼠穴而江浙左右則各謹守禦以防其衝突是閩兵任勦江浙任守而勢已定矣于是造船艦以馬足不蹈海也練水師以陸兵未嘗操櫓檝也備矢石以摧其鋒設犄角以遏其軼置應援以制其變選游哨會哨以偵其來去賊衆雖狡斷未有不成擒者時疏入值

世祖皇帝不豫巳奉
密旨下該部議而逡巡未决曁
皇上親政西南再闢遂决計行深入之舉距君所請日
巳閱十年前後
廟算如合契劵今巳犁其族版其民郡縣其土地東漸
之化遂越滇渤然後知君言之果先見也君內陞後遽
回籍時水部公尚在堂承歡者八年至康熙九年始赴
都候補值京堂闕員

上諭
先皇帝言臣必能皎晳舊事大禘于今政仍以原官補
數月每入侍必溫言禮之嘗于班行呼君名詢君鄉居
君乃具三疏一請增科員防耳目壅蔽一請撫臣仍兼
兵防地方竊發一請緩期奏銷使催科不迫會浙撫范
君承謨以疾告業奉有
俞旨而君疏留之乃由浙遷閩以總制監靖南軍遂殉
難云既而補順天府丞以艱歸服甫除會奉天府丞闕

上念盛京根本地須君往就家補之三年以病請假歸
杜門謝賓客立宗祠義學講習禮教之有裨于鄉邑者
康熙三十七年五月十二日無疾卒西河太史為狀曰
汪司成有言司諫主封駁侍御史主糾彈令則條陳事
宜一里師耳惟君不負此官云嘗讀君疏稿凡四十餘
篇骯髒激切得古諫臣風其所抗疏必中綮要非大關
國事民命必不言言不令可行不進且相其立意欲挽
世欵刻而歸于廣厚故其疏刑罰惟恐失入疏清丈田

畝惟恐溢故額疏舉人揀選法三年二年惟恐其不早

疏勘合惟恐不復至于審法律商酌流徙其踟蹰于寧

古塔席北之閒徘徊悱惻宛轉囁嚅每一展卷未嘗不

流涕也言事至此賈長沙陸敬輿瞠乎後矣若其居鄉

之善自宗族鄰里鄉黨以及朋友無不藉藉然予曰賢

衆人亦曰賢非阿好矣

洪贈君事狀

君諱超字玉宋別字逸庵杭之上庠生也先世籍樂平

洪氏自宋忠宣公以徽猷閣直學士賜第杭州其仲子文安公與兄尚書右僕射弟端明殿學士同中博學宏詞科而公以同知樞密院事就賜第家焉入元有浙東安撫使徙居上虞至明成化間襄惠公諱鐘仍以杭州籍中乙未進士官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子諱澄君高祖也由弘治庚午舉人授中書科中書曾祖諱椿政和縣知縣贈都察院右都御史祖諱瞻祖萬歴戊戌進士歴官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撫南贑以平賊功贈少保兵部

尚書父諱吉暉字星卿萬歷戊午舉人中壬戌甲戌乙科進士未仕而卒乃以世父諱吉修字真長者為官廕生無子以君為後顧君九歲時即遘母黄太孺人之變越三年而星卿公相繼逝當是時少保公猶在也然君以孝故養生送死備極哀瘁乃未幾而事真長公真長公以少保公仲子負才學不屑屑官廕屢試不售即發憤成癇疾而君以嗣子扶侍醫療不離寢餽者幾二十年君弟潤孫者有學人也感君孝裁簿記君事君見驚

燬之特君席世寵之後如在華門少保公已八年始塋星卿公遽慮居出已所住房推以與人且少保公無祀田會叔父載之公為德安推官遺命以公産所贏分諸兄子而君力請之叔母得置祀田使忠宣以下共享祀焉君少以文名性敏給博通經籍注四書周易通鑑諸書皆各得領要而獨薄於仕進大學士黄文僖公者君母黄太君弟也雅重君每邀君至邸第晨夕講議而君亦每懐渭陽之痛數往依之文僖曾以子翰林公女配

君三子而其女早卒雖重君未析其隱也及文僖
予告所居邸第將取值他主僊例中價並所值而輕亦
半之此第值千金則中者例三百餘金固授受以來沿
至今者今已胖所羡作白簿貲矣餘者皆君有而君並
不取益之值中文僖驚曰曩值止千金而今翻益以三
百何耶鄉大吏為臺臣所糾匃君導地君直辭之曰大
吏無罪當事已白之久矣匃者曰果爾何不即以此為
先生壽君怒曰子以我為誆金者耶文僖每為人言之

其介如此君居鄉和厚好周人之急與物無忤而方正自持里中有倡邪教惑衆者君力排而痛斥之或云彼固多力子縱不邀福獨不畏其為禍耶君曰吾見其立敗禍且及身矣能禍人耶必有禍者則吾請當之既而其人竟於法稱先鑒云君長子潢以高才蚤卒次承祥中康熙戊辰武科進士已授寧夏鎮守備又卒又次承禧承祐承禎皆諸生有名

西河集卷一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一百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王應璧

西河集卷一百十五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年譜

文華殿大學士太子太傅兼刑部尚書易齋馮

公年譜

謹按先生諱溥字孔博別字易齋山東青州府益都

縣人世籍臨朐明洪武初徙實遼左遂為遼之廣寧

人數傳有閭山公諱裕者從賀黄門講學有契悟中正德戊辰科進士復還青州家焉後仕至貴州按察使司副使則先生始祖也閭山公生五子長惟健字汝強别字陂門舉人所著有陂門集子子咸舉人以德行聞於鄉孫士標崇禎庚辰進士仕至閩海道次惟重字汝威嘉靖戊戌進士仕至行人子子履隆慶戊辰進士仕至叅政孫琦萬歴丁丑進士禮部尚書謚文敏所著有北海集經濟類編諸書又次惟敏字

汝行别字海浮稱海浮山人舉人仕至通判所著有
山堂辭稿王弇州所謂北曲惟馮海浮擅場者也孫
瑗萬歴乙未進士仕至遼東開原道又次惟訥字汝
言嘉靖戊戌進士仕至江西布政使内陞光禄寺卿
所著有詩紀風雅廣逸諸書則先生髙祖也又次惟
直早卒曽祖諱子臨字仰洲隱居不仕
皇清誥贈光禄大夫文華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祖諱
珣字璞庵仕至陜西漢中府同知

皇清誥贈光禄大夫文華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父諱

士衡字于平仕至浙江湖州府孝豐縣知縣

皇清誥贈光禄大夫文華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萬歴

三十七年巳酉先生生

四十三年乙卯先生七歲就外傅越一年丙辰先生

八歲孝豐公取左傳國語及秦漢唐宋諸雜文命先

生讀先生初難之塾師謂非幼學所宜孝豐公不顧

也巳而塾師謝之去又二年戊午先生十歲孝豐公

延先生外王父白公諱采者授先生書白公為諸生有盛名顧性頗嚴刻先生讀書務領會不事攻苦白公督責之時太夫人在堂憐先生為涕泣請貸于白公白公嘆曰汝之子吾之甥也吾愛是子寧必不如汝顧是子頴悟非常而使之優游以就狎習非所望也久之先生誦讀忽有解取孝豐公所給書經左國以下皆卒業了了又久之先生乃發憤窮極經史旁及外氏六通五覺十秘九府之書目追手錄以至俯

仰觀察推步占驗奇門遁甲三命六壬諸學皆親為圖畫張之屏幃以求必得又久之棄去故先生學如左海元元本本隨處流見而未嘗輕于一用

天啟五年乙丑先生十七歲娶夫人房氏

十八歲丙寅補益都縣學生時提學使者為夢原項公頗簡重不可干以私覆試日執先生卷亟稱之且謂先生曰幸自愛他日非凡器也

二十二歲庚午孝豐公筮仕得湖州孝豐縣知縣留

先生守家先生往來定省者凡數年
崇禎元年辛未先生二十三歲子治世生
二十四歲壬申孔有德反青州戒嚴
二十五歲癸酉補廩膳生
二十八歲丙子孝豐公以治最行取入都時司馬公
春秋高孝豐公不欲仕遂謝病歸無何孝豐縣典史
解錢糧京師與户部書辦博為廠衛人所持其書辦
誣服云非博也實典史解錢糧來賄我銀八兩耳事

聞孝豐公以原任堂上官詿誤入都辨白先生往來都下者又二年時四川花君上苑廣東宋君兆龢亦以詿誤留京師與先生游覽唱和無虛日會刑部尚書鄭公三俊者君子也謂孝豐公曰典史賂書役毋論其事之有無藉有之與縣官何與汝第歸吾自為汝白之勿復累也於是先生得隨孝豐公歸里三十歲戊寅先生以累赴鄉試不利賃城西藥王菴僧舍讀書其中住僧璽文者高年有行見先生禮佛

從坐驚起云老僧甫入定見東方紅光熊熊雷聲硿硿然悖而寤不知是公至也先生疑僧訣已領之時僧舍淺狹惟門前列數松長且茂中有磐石可坐一水從南來直流數里當寺門先生每盤桓石間以觀流水𤅽文忽告云願公毋坐是也曰何也曰不觀在傍土地祠乎夢以不安告而匄予言之先生曰此世俗習語耳安有是也且夢亦何足據哉數日復來云如是者三先生曰果爾亦壘一牆以遮之至今祠前

蔽一牆以是也時錄科青州舊例學使將案臨府縣先試之而上其名知府錢君良翰者紹興人也由進士起家閱卷拔孫文定公廷銓第一先生次之又次則令少司寇高公珩也大言云三人者必以是科中否則不復相天下士矣是年

大兵破兗州又破濟南擄其藩王去青州戒嚴

三十一歲己卯先生與孫高二公同舉於鄉報至先生方熟睡家人呼之不醒太夫人大驚令扶先生起

以水噀之亦不醒舉家傽徨時先生夢登泰山似有
召者擁霁氣蓬勃而上迴視十八盤天門歷歷如平
時所見至則張帟殿懸錦繡於門衆樂齊作鼎鬴漿
醴俱設元君親揖讓酬酢成禮將退適聞雞鳴海中
紅日如車輪涌出遂輾然寤寤則鼻息猶酒氣焉
三十二歲庚辰先生會試下第值王父司馬公卒孝
豐公髙年哀毁得怔忡疾是冬葬司馬公堯山祖塋
側

三十三歲辛巳孝豐公卒時太夫人遘重疾方愈聞變一慟亦卒兩喪相距祗六日先生哭晝夜不止亦氣絶如屬纊然醫者云是哭泣傷藏耳五氣結轖匪藥可療侯其偃蹇一二日當醒也已而果然是冬葬孝豐公太夫人於雲門山之新阡

三十四歲壬午

大兵攻青州州人懼城陷皆挈家避城外先生云出城將安之且家口露處安所得食生死俟命可也既而

出城者皆被害而城内無恙
三十五歲癸未先生守制不會試
三十六歲甲申即
大清順治元年青州人殺闖賊偽官時先生在山中不
與聞既而户部侍郎王君鰲永奉
命招撫山東駐劄青州城時闖賊前鋒趙應元叅謀楊
王休尚擁精兵五百餘詣城詐降王君受之左右執
不可君不從應元等至即馳入察院縛王君斬之且

據王府以恢復為名招集亡命數千人張偽諭遍撫

屬縣越十七日

大兵至陽與賊講和遽入城屯北門城樓是夕斬應元

等并其頭領數十人遍搜城中賊盡殲之城中人多

被剽鹵先生以勞敝熟睡未覺也

大兵越門過一若不見有門者及啟門則門外之屍滿

矣

三十七歲乙酉有司敦請謁選先生至京師既而歸

三十八歲丙戌會試中式時以乏資費未放榜即歸
三十九歲丁亥復行會試先生至京補殿試得二甲
授庶吉士
四十歲戊子讀書館中
四十一歲己丑散館授翰林院編修
四十二歲庚寅
四十三歲辛卯先生奉使頒
詔江寧并蘇松常鎮諸府

四十四歲壬辰會試同考得張曖等二十三人
四十五歲癸巳陞司經局洗馬兼修撰未幾陞侍讀
四十六歲甲午陞國子監祭酒舊例考課撥歷出咨給假皆有獻先生悉禁之惟按期課士親閱試卷務使學術一底醇正會秋試錄科或謂每科監元必以當科中式為勝令搶卒恐未必得先生笑答曰安知一顧無良馬也既而以全椒吳國對卷置第一果以是科中式戊戌

廷對第三人
四十七歲乙未
四十八歲丙申陞侍講學士
四十九歲丁酉轉侍讀學士考四品滿賜幣二羊酒各一
五十歲戊戌是時
世祖章皇帝屢幸内閣一日指先生謂諸大學士曰汝等以何者為翰林朕視馮溥真翰林也

五十一歲巳亥陞吏部右侍郎新例學士皆兼内閣銜不得復陞侍郎故先生以侍讀學士佐銓焉是時尚書為孫文定公廷銓左侍郎為石公申先生到任日二公皆以目眚暫假值各省學道缺部郎不副以知府補之巳經吏禮二部會同議放而給事中張惟赤妄以徇私劾先生有

旨命先生回奏先生奏略云臣初任吏部此事同禮部公議非臣一人所得私也且徇庇何人張惟赤既能

發覺亦何妨指名題參而故爲懸揣之詞以快私意

何以服衆

世祖章皇帝云吾固知馮溥不爲也置不問

五十二歲庚子京堂三品以上官自陳忽奉

嚴旨黜去滿尚書科爾坤及兩侍郎而獨留漢官在部

先生偕孫公等上疏云部事滿漢同辦今滿臣得罪

漢臣安得免臣等無狀伏候

皇上一體處分有

旨著供職不必求罷會滿堂官缺將以漢官考滿官未
便復疏請補滿堂官奉
旨令先生等得考察滿洲大小官員而先生等復疏辭
謂漢人官員臣等不辭嫌怨自行考察若滿洲則素
無生平弟令其人當前猶不能别識其面目而記其
姓與氏也况得而定其優劣哉奉
旨會同五部尚書及都察院考察此一時破例其重先
生等若此

五十三歲辛丑

世祖章皇帝升遐

皇上幼沖登極四大臣同秉國政有御史李秀者旗下人先以京察被黜而怨之至是夤緣復故官遂列四款叅先生謂先生爲故相劉正宗黨人其主銓選時尚書孫廷銓目昏不能視文書侍郎石申多病不進衙門而某以一手遮天部事徇私任行改易舊例其言皆荒謬無實據先生一一面奏奉

旨謂李秀誣奏大臣肆口横詈殊不合理著嚴飭行

五十四歲壬寅

五十五歲癸卯先生給假回籍

五十七歲乙巳

五十八歲丙午五月入都七月復補吏部侍郎時四

大臣欲各省差大臣二員設立衙門于督撫之傍以

廉督撫吏部滿尚書阿思哈侍郎太必兎議設衙門

於各省東西一切書役崩隷人員聽其招募頒與勅

印等項先生執不可謂創造衙門費將不背內之傷度支外之勞民力毀房壞屋勢必不免且國家設立督撫皆係重臣今又不信復遣兩大臣實逼處此東西相望而稽察之甚無謂也夫權太重則勢相軋勢相軋則當之者碎保無下屬仰承左右譏苛為民害者時太必兎蒙古人性暴無禮聞見先生語則大恚瞋目起立張拳向先生先生徐應曰雞肋何足安尊拳哉夫爾我等也既係公議汝必不容吾兩議何耶

且議之可否自有

聖裁豈爾我所得而專主之時四司滿漢官皆恐懼股栗率書吏人等環跪先生前請先生稍貶損從滿議

先生曰

國家大事非汝等所知也堅執不可疏遂上

上是先生議其事得止其後太必兎反修好每事就先生商酌然終以夤緣得官伏誅先是先生入都時諸翰林以新例有五部員外與翰林較俸陞侍讀者毋

論翰林俸不能較且部司雜處彼此不安又翰林論俸不論資即前後倒置亦非所宜乞先生改正先生許之至是盡改從初例焉

五十九歲丁未會試主考得黃礽緒等一百五十人時建育嬰會於夕照寺收無主嬰孩貰婦之乳者育之就其傍買隙地種柳萬株名萬柳堂暇則與賓客賦詩飲酒其中是年長孫肅生

六十歲戊申陞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先生首具

王言不宜反汗一疏謂當慎重于未有

旨之先不當更移于已奉

旨之後以是時盛京缺工部侍郎多規避已會推奉

旨不旬日而三易其人故首及之次有廣東盜賊充斥

總兵宜嚴加處分一疏是時首相為班布爾善惡先

生言直但擬

旨云知道了

上取先生疏閱之即云此二本俱説的是何以批知道

了令改票因得

旨云這本說的是該部確議具奏時逃人法最嚴先生

疏根本之計終及逃人大略謂初年所逃皆係八旗

戰爭所得之人故禁之當嚴今天下承平日久或係

投充或係新買或係入官似此人等即在地方有司

尚難稽察愚民無知鮮有不為其所欺者此非敢于

抗

朝廷之法也臣以為若逃者係舊人則當用舊法若係

新人亦當稍示寛典使督捕詳議分别以為定例此亦本治之一端也又疏謂

國家重兵多在閩粵但各處駐防過多恐轉輸易困古者防邊之士不帶家口及期則換今皆攜家而往約略計之十萬之師便有百萬途中口糧人夫及到地方一切養育之資無一不取之

朝廷故藩王提鎮其各處貿易雖曰擾民其實不可禁止也且室家重則難于轉動夫兵隨將轉將到便行

使一旦他處有緩急之調而此家口重累之將與兵能符到即行乎則伍籍定額所當與軍政計通變也又疏請有司初授不當限年近見吏部選人進士舉人以及廕生等項俱論年分進士則壓于歷科揀選之餘舉人則待之五科不中之後非遲數十年之久不能預選保無有老耄昏瞶不堪民牧者乎如其有之則自上京領憑赴任道路貲費不知凡幾及履任而上司以昏瞶去之即或姑留嘗試事敗聽參而地

方被害各家羈留至有老死他鄉而妻子代累者矣是官與地方兩受其病乃吏部雖有臨選面驗之例而㕘摘未嘗多見也廕生應得州縣者部例准十八歲選授夫天生人才少年早成者自不乏人然上智不常有保無有童心尚在操刀使割者乎如其有之是以知識未諳之人使之驟膺民社之重内不得不聽之主文之導引外不得不聽之衙役之指使及既敗而官與地方兩受其病乃吏部但有計年授職之

例而考試未嘗講求也臣請
勅吏部當截取投供之日照兵部考驗弓馬之例畧試
其身言書判取其堪授職者以次銓除而不堪任者
則予以應得之銜頂帶休致其幼稚不通者或停其
授官寛以年限待學成再補或照品改授佐領待練
習世務照常陞轉則遲速老幼均得之矣又疏請申
嚴內外職任之要務謂六部堂官于事之合于例者
照例行之持守必堅于例之不符于事者據理行之

擔當必力惟于疏内題明公私自見若各部司官滿漢同辦其賢否進退總在本堂鑒別之内乃京察六年之後陞遷轉易計其時堂上執筆所註之人半皆素昧平生之輩懸揣定評勸懲何處臣謂宜倣外督撫糾劾之例一年摘叅一次則賢智盡勉而愚不肖無所容矣若夫

朝廷之委任在督撫督撫之委任在司道總覈錢糧者藩司之責訊讞刑獄者臬司之責惟守巡各道乃承

上發下之官皆有激揚表帥之任倘或私收餽遺詭其踪跡以明廉實政廢弛文具告條以欺衆官吏之貪汙不問百姓之疾苦不知迨有司敗露乃急補一揭以避平日徇庇之罪今大計在邇臣謂宜首嚴此輩以儆官常即督撫尋常舉劾果係揭報始列其具揭名銜或別有訪聞不必定列府道公揭以為此輩掩飾之地如此互相覺察則賢者不敢蔽不肖者不敢容矣又嘗因遵

諭陳言請寛刑税如曰省刑者非謂其犯罪而姑寛之也古者罪人不孥今一事而連數人或數十人此等人非其本身犯大罪也雖事終亦必省釋但其候審之勞盤費之苦至有本犯尚未完結而牽連者先朝露矣且問官貪懦不即審結多有遲至二三年或七八年者縱或未死而抛家失業棄妻離子可矜孰甚乞

皇上勅部嚴禁諸凡案件除叛逆外不得牽累多人其

無益誣佐槩免提究有寛限者即治督撫以才力不及之罪則刑可省矣且薄稅者非謂其應納而姑免之也古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言在上徵收之急也今者正月即開徵矣慶酬未已追呼已至舊逋未償新貸又起而有司之不肖者更設重刑以懲之

臣前有緩徵一疏部覆未准乞

皇上再行酌議夏稅定于六月秋稅定于十月上緩國脉下寛民命則稅已薄矣其餘數陳時政有關民瘼

者不可勝僕即密疏入告尚有請禁三藩貿易酌議三藩買馬諸疏其稿不存然載在政府可稽也

六十一歲己酉

六十二歲庚戌陞刑部尚書先生甫到部即有愚民犯法日衆

朝廷教化宜先一疏

上嘉納之未幾以年老疏請骸骨不許

六十三歲辛亥授文華殿大學士有首薦原任光祿

丞魏公象樞兵部主事成性一疏又以歲豐穀賤有
宜廣行積貯一疏
上俱嘉納之
六十四歲壬子先生復上疏求去有曰臣今年六十
有四筋力衰憊機務何地堪此昏憒臣前任刑部時
會以老病乞休未蒙
俞允今相距又二年精力愈衰不得不冒昧再瀆
天聽

上曰不肯相助為理耶朕豈不知卿年高但六十四歳未衰也俟卿七十乃休耳

六十五歳癸丑武會試主考冬十一月吳三桂反時閣事旁午先生早入晚出不敢言去

六十六歳甲寅

六十七歳乙卯夫人房氏卒

六十八歳丙辰

六十九歳丁巳

七十歲戊午福建平時先生以蒙
上許可又上疏求去大畧云禮曰大夫七十致政今臣
年已七十矣臣向所以不即請者緣時方多事
皇上宵旰不暇臣何敢以犬馬餘生為自便之計今四
方漸次平定
皇上威德大業與日俱新而臣以衰朽之軀涸玷朝右此
臣所夢寐不寧者也且
皇上曾許臣七十乃休息壤在彼不許

七十一歲已未會試主考得馬敎思等一百五十人

時兩廣平

朝廷徵天下文學之士做古制科例名博學鴻儒先後

詣

闕

御試賜酒饌優禮選取五十人皆授以翰林官餘高年

者間授中書職銜遣回籍闢門之典于此為最但是時

上親閱卷訖糊名付閣下覆閱先生審慎甲乙所取盡

名士一時伏先生冰鑒是年五月先生嬰熱疾乞疏

益切

上遣翰林滿學士喇薩里就家問病且傳

諭調理稍痊即出供職不必求去及小愈先生復入閣

面奏請乞

上親留先生仍遣還宅調理俟强健入閣

七十二歲庚申四川平

七十三歲辛酉雲南平先生復求去

上曰朕知卿年髙顧
朝有老臣不棊重耶因以其疏還先生不許
七十四歲壬戌元夕前一日
上賜宴大臣及詞臣講官以上於
乾清宫許羣臣至
御座傍觀鰲山燈
上親賜先生巨觥命𨡎先生不能飲遂大醉及
先生捧觴稽首登臺獻觴旋下臺復稽首俟𨡎

上止先生曰汝老矣登降不便即在此俟瞬可也及出

上命二內侍扶掖又傳令先生家人輩用心扶侍到家

是日

上命賦柏梁體詩

上首唱云麗日和風被萬方羣臣各續成之既而

上東出關祭告

諸陵先生日入閣不敢怠暨

上歸先生復上疏請奉

旨卿輔弼重臣端敏練達簡任機務效力有年勤勞素著倚毗方殷覽奏以年邁請休情詞懇切准其原官致仕馳驛回籍遣官護送以示眷懷及先生謝

恩

上賜飯復傳

旨云卿自今後無有職掌可常至

瀛臺一看越數日先生至

瀛臺

上令人引至
上所御閣東小閣内
賜飯訖
命先生徧遊
西苑遣内侍二人扶先生登舟歷諸亭臺及曲檻迴
廊巖壑之勝内有
御書曲澗浮花四大字迤邐登陟至浮杯亭
上遣侍臣攜酒菓隨先生令每至一處坐飲三爵力倦

且稍憩勿遽出游畢告歸即以酒菓送至家先生遂

有微臣去國戀

主一疏內列五事一曰

皇上不宜費財二曰

皇上不宜遠出三曰

皇上勿輕遣官四曰臺灣不宜輕剿五曰關稅鹽課不

宜增額

上嘉納之

上遣翰林院掌院學士牛鈕陳廷敬侍衛二格到宅頒
賜御製詩文一軸内云内閣大學士馮溥贊襄密勿著
有勞勩乃以髙年數請歸老念深箕潁頓謝簪紱悵
別之心聊書四韻　環海銷兵日元臣樂志年草堂
開綠野別墅築平泉望切巖廊重人思霖雨賢青門
歸路遠逸興谿雲天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廿六日
御筆又印章一方上勒適志東山四字又墨刻昇平嘉
宴詩一册次日辭謝

上遣中書舍人羅映台護送到家京朝官數百人同餞之彰義門外祖帳相望十餘里京城小民有牽車泣下者時值
太宗文皇帝實錄告成
賜銀幣鞍馬加太子太傅一時榮之
七十五歲癸亥先生家居

西河集卷一百十五